

# 杭州初春登山记



华东师范大学中文系教授 胡晓明

某年清明前,我在中国美院上课。课是晚上的,白天没事。天气清佳,睡起漫步,看够了湖畔的绿柳、海棠、含苞的小桃。本想打电话邀杭州的朋友喝茶,一幅春阳映入窗纱,决定自己一个人去登山。从网上随便查得一条杭州经典登山路线:从新凉亭沿古道上山,一路经锅子顶、桃源岭,到洪春桥。登山指导说:这一段山路景色秀丽、空气怡人,而且相对平缓,没有特别难走的路,适合中老年人锻炼。

下了出租车,山就在大路的左侧。但是来到山前,却无上山小路,只见眼前一大隧道,即灵溪隧道。问一推自行车人,要爬山怎么办,彼云只有穿过隧道。我一进隧道,就知大事不好,其道极其深长,车声隆隆,空气混浊。没走多远,我赶紧撒出。清明前后,何等美好的天气,岂能来受这个罪。决定没有路也得走。

钻进山林,即见一牌:“严禁盗采春笋”。心想定有盗者之路,果然。再往前,即得一崭新的水泥石阶路,款款而行,不禁得意掏出了相机,咔嚓咔嚓几张春山风景。然而路尽头,只是一大蓄水池,还是没有路。

绕过蓄水池的背后再上山,竟然是一大片松林,乱坟坡密密匝匝,或新或旧。我想这条登山路线

也太“经典”了,怎么要过这么一大片坟地?或许我走错了路?再转念一想,或许是老天爷冥冥中指点我,到这里登山才得了清明的天与地。穿行于乱坟之间,心终放平,想岁月悠悠,贤愚修短,人生归宿终一土馒头而已;而这朝向土馒头的过程何等的快,前天前有前辈还来电话,谈到已经到家乡去买了坟地,是双人合葬的。呵呵,他的语气是那样又感叹又轻扬。想到这,平常的人生中,还有什么理由不好好过,还有什么不能释然、松开、化解的心结与争斗呢。

正想着,忽见我的下方十多米处,有一中年人正挥锹培土修坟。我大声问道:“师傅,请问这有上山的路么?”我这一问,着实把他吓了一大跳,看他东张西望,左看右看,就是没有往上面看,因为,不知不觉,什么时候有一个大活人到了他的上面,确实令人十分惊异的!所以,他终于看到我之后,就根本不搭理我。我再问一遍同样的问题,他还是照旧挥锹培土修坟。我正纳闷,一下子想起哪本书上说过的,如果清明节时有鬼喊你,千万不能应,一应就会魂随他而去。哦,他一定是以为见鬼了!

好吧,我再也没有回头路可走,只得硬着头皮上山。我只能根据太阳的影子,大致判断着方向。去年跟朋友在北德的大森林里,就这样走过两小时,不少地方是从齐腰的深草里里踏出来的。今天是在没有人帮助的情况下,独自爬无人迹的山路。更何况,有时要拨开头上的乱枝,躬身前行。穿行于一些阴暗潮湿的松树林,春天的阳光,只是疏疏地透进来,但是这星星点点的光,竟也平添了心头的暖意。有时偶尔看见一点点纸屑,心里都有宽慰。不知道前面还有多少路,才会有一条登山的正道。

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山顶,坐了一会,远山叠翠,晴岚浮空,依稀还能听见城市的车声,但举目四望,满目青山,没有一点人迹。这个时候竟觉得王维说的“空山”,其实一点都不诗意,有些想念那若隐若现的城市里的车声与人声,因而也想念更远方的上

海,以及家人与友人。人毕竟是城市的动物,而不是空山的生物。王维写那样的诗,美国汉学家宇文所安那年到华师大来开讲座,说那个辋川,不过是与长安相对立的另一个世界。他一定是讨厌了长安的官场人生,才这样幽幽地看那空山的好。噫,眼前一树白色的野杜鹃,粗眼乱头,宛然天放,自开自落,不因无人赞赏而绽放,也不因无人赞赏而凋落。王维说的“纷纷开且落”,其实说自己的性情或他心中理想的人生。

再往前走,有一条似路非路的小道,拐入下山的方向,顺路而行,忽见路边有一小袋,内有喝了一半的矿泉水瓶,以及不知名的绿芽,像香椿嫩叶那样的东西。分明有人采集。人呢,我心里又喜又疑。喜的是有了登山同道,疑的是,万一有个人,现在或已经滚下了山,如何是好?

正想着,小道忽然凌乱一片,有小碗大的圆形足印,像牛稍小,将草道粗暴撕开,露出了新鲜的泥土,一路延伸过去。我忽然想到,会不会是野猪?如果有野猪,我唯一的武器还是相机。正在此时,前面出现了一个人。

十多步开外,小树林里,有一个女子,侧面而立。

我定了定神,嚷道:“师傅,这下山的路有么?”她回答道:“只有这样的道,顺着可以下山。”“大概要多少时间?”“四十分钟,也许要不了。”

经这样的对话,让彼此都怦怦跳的心,平和了不少。但是我经过她的身边时,瞥一眼注意到,她挎了一只鲜艳夺目的粉绿红绣花小包。第一眼见她,什么事情都没有,只看着树发呆。

记得有一年在老龙井采新茶,那是我第一回采茶,每一片绿叶,都新新不已的样子。每一次采摘,心里都满满地盛着喜气。我就对同行的林毓生教授说,其实,春天的茶坡,正是疗治抑郁症者最好的地方。我相信采茶的阳光、空气与活动,是天赐之生命良药。

接下来不到十五分钟,我就找到

了登山的主道,平坦而宽敞干净,走不远,见两外地人在路边休息,一问才知,我已经不知不觉,来到了北高峰的背面。

我不再担忧鬼不鬼的问题了。开始留意到这春天一路上,各种树木花草,都新新不已地长出了小小的嫩芽,大都是浅绿,在深绿的背景下,亮闪闪的,熙熙攘攘的,探头探脑的,但是它们都有一个共同的“形”,即像一个个向上张开的小手,稚嫩而有活力的小手,喜滋滋地,朝向春日,朝向云天。

无论有多少种植物,这个共同的“向上的形”本身,其实也可以说是天意的视觉表达,是生命真相的显现:生命就是一个喜气。我经过新凉亭的坟山,一路辛苦,欣欣看得北高峰的新绿,也是从真山真水中,悟了似梦非梦的人生。

峰顶一蓬翼然,凌万顷之绿。要一杯开化龙井,饮下春分时节的满山的茶香、花光与晴岚。远处,西湖如西子,绰约温柔,轻纱缭绕。

呵,唯有春天、清晨、西子湖畔的北高峰,才领略灵隐之春神;回来经过中国作协创作中心那条茶园小道,潺潺溪水还在,依依绿柳还在,然而茶园已被变成了黄土,被施工的蓝色围墙围拢了。想起2000年秋天,王元化先生过八十大寿时,那天晚上,我们吃了饭回来,车开不进,只得在大道桥边,我们与先生一路说笑着,回创作中心的院子。这条路上,桂花飘香,月光如水,至今还记得月色下老老小小的人影在小道上晃动,如醉如魅。在而今,先生已魂归西天,时光如流,不禁想起东坡的诗:

此生此夜不长好,明月明年何处看?

更想起了晏殊的词:落花风雨更伤春,不如怜取眼前人。

晚上,在美院讲苏东坡诗:“老僧已死成新塔,坏壁无由见旧题。”我忽然想起,从北高峰下山,往老东岳村,山脚有法华寺。寺边路旁,居然是赵朴老的灵塔,比起古人的,那是更高大、更新了。

售于帝王家。一句话,人世进取是士人的使命,他们虽然可以贫寒,可以遭受打击,甚至心灰意冷,但建功立业始终是不变的追求。

对于士人而言,所有的隐只能是阶段性的。例如,汉代“四皓”隐居商山,张良一捣鼓,他们便去辅佐太子刘盈了。李白想当官,又不愿刻苦学习,动了通过隐居抬高身价的念头。为了抬高身价,李白决定到终南山隐居。终南山与长安近在咫尺,这时,李白遇上了道士吴筠。吴筠与达官贵人多有交往,一推荐,李白得到了唐玄宗的征召。高兴之余,李白当即写下“仰天大笑出门去,我辈岂是蓬蒿人”的诗句。

其中,陶渊明似乎可以称之为例外。不过,这种例外是置身官场后的决绝,如没有亲身经历官场,又如何有后来的归隐?更重要的是,归隐田园后,陶渊明并不是一直都在写“采菊东篱下,悠然见南山”之类的诗句,还写下了“精卫衔微木,将以填沧海”等诗句。也就是说,归隐后,陶渊明依旧关心风云,没有忘记士人的使命。或许是看透了士人的心思,统治者研究出对付士人的手段。唐太宗李世民看到一个个人排队走进考场,高兴地说:“天下英雄,尽入吾彀中。”

最后,想说的是,隐士只能存在于中国古代,只能发生在选官制度和科举制度的前提下。当社会有了新的形态和更细的分工,“隐”便成了一句空话,也许海德格尔阐释下的“诗意栖居”,更令人神往和心动。

## 江淮“食货”志

吾乡在江淮之间,北临淮河南依长江,山水汇吴楚之秀,风物集南北之长,尤多珍肴美饈,聊志数笔,以为饕餮客之谈资。



岳西县文联主席、安庆市作协副主席 储劲松

**肉笋及笋肉**

在冬之尾,春雷即将滚滚时,地气已萌,植物生长的清甜气息弥漫人间。铺满落叶的竹林中,一些地块悄然隆起,炸裂,用锄头挖下去,必能收获一棵棵冬笋。梁实秋先生写过一篇《笋》,力主春笋之味佳妙,生长于山野与竹为邻的我以为不然。春笋味涩且老,无论如何焯水,如何烹煮,吃了舌头都发麻,远不如冬笋自然清嘉。山笋炒肉,必得刚出土的冬笋,必得腌了个把月的腊肉肥瘦各半,又最好是自家养的野猪猪肉,一起伴炒,瘦肉红艳肥肉油亮,竹笋颜色宛如白玉,望一眼都觉得十分美好。

吾乡多竹,每年妈妈都将吃不完的冬笋切片在太阳下晒成笋干,与徽菜、豇豆丝、月亮菜角一起,装在竹篮子里挂到房梁上,以为珍物。到了白雪飘飞的隆冬,生起一个炭火泥炉子,取一些笋干与肉同煨,竹中有肉,肉中有竹,笋子极筋道,肉极烂,汤色乳白,浓香溢出院墙外。嚼笋食肉,清气满胸臆,可销山中万古寒。

笋肉之外,还有肉笋。我四五岁的时候,有一年春节和妈妈一起去她的姑妈家拜年。姑奶奶家在深山里,其时还住着茅屋,四周松林莽莽,厨房里挖一个大火塘,关上门窗,屋内暖如三春。坐下叙话,喝茶,吃瓜子花生,我的眼睛一直盯着墙上挂的一刀猪肉。那肉已经半腐烂,上面有许多白胖的虫子在蠕动,龇合鼻子,柴草之香以外,空气中另有一丝可疑的味道。

老成一粒核桃的姑奶奶眯着眼睛说:“你,没见过吧,那是肉笋。中午姑奶奶炸肉笋给你吃。”

她取出肉笋,用柴火棍把那些虫子一一挑到碗里,用清水洗净,放到锅里用香油煎炸到金黄,形貌如胖版的炒米,然后用筷子撬着我嘴边。我这才明白,肉笋并不是笋,而是虫。我哪敢吃,夺门落荒而逃,与村里的孩子们同放爆竹去了。

很多年以后,肉笋仍然是好东西,广东人云南人趋之若鹜。据说这一味菜十分香脆,富含蛋白质和氨基酸,是高级营养滋补品。但我还是无路,仍然不敢吃。

**小菜七八碟**

小菜者,佐饭之咸菜也。吾乡昔时评点某家主妇是否兰心蕙质,一看其纳的干层底布鞋耐看否,牢扎否,一看其腌制的小菜是否有香有味。二者均是小事,然而小物见巧思。譬如腌小菜,有的女人腌得又黑又烂又臭,有的女人腌得颜色好、味道鲜、坛开香十里。

小菜之品类不下百种,常见的是藟子葱、藜荷、刀豆、豇豆、黄瓜、月亮菜、辣椒、蒜头、韭菜、蓬蒿、菜叶、菜心、萝卜、芥菜、鸭蛋等等。妈妈擅长腌小菜,其技艺传自外婆。家中有陶缸瓦罐十数只,是传了好几代的物件,圆肚大口粗脚,古拙敦敦,釉色或青或黄或黑或彩,立于墙角积尘半寸。那些都是妈妈的宝贝,里面是她亲手腌渍的各色小菜。

妈妈腌小菜的样子我小时候见过多次,虔诚如信徒礼拜,手脚极麻利,洗菜,捆扎,纳入坛中,撒盐,按结实,压上鹅卵石,口中念念有词,我没听清过,大约是祈祷告。特别好玩的是,她腌鸡蛋时,一定要跪在坛边,双手恭恭敬敬地把鸡蛋一只只放进坛中黄泥里。她说,腌鸡蛋不下跪,鸡就不下蛋。妈妈腌的小菜闻名乡里,三亲六眷来做客,走的时候多半会家要一些带回家,村邻人家做红白喜事,我家的坛罐罐常常被掏摸一空。

园中蔬,肉食,以及小菜,是吾乡家常三类菜肴。平素桌上小菜不过一两碟,真正的小菜大会是在婚宴上。吾乡农村婚宴大致还保留着过去的程式,正菜一道道上,一道菜一盅酒。所谓正菜,过去是八大碗,即以豆腐为主的水碗席,后来生活日渐富足,河鲜湖鲜海鲜、烧鸡盐水鸭耳乌骨鸡之类也穿插进去,桌上更见丰盛。八大碗水席包括虾米豆腐丁、银鱼豆腐、生腐、五谷米、干菜、汤圆、香菇、红烧肉。上席的次序不能乱,也各有寓意,比如香菇意为相顾、相敬,干菜是炒米干菜,生腐是生富。大锅红烧肉是最后一道硬菜,也是一个信号:要上菜了。米饭上桌之前,通常要上四样或八样小菜。

厨房隔壁的饭厅里,几张支在条凳上的门板临时充当了菜案,几百只玲珑小瓷碟整齐摆开,里面装着早就切好、炒好的小菜:韭菜、蒜头、豇豆等装在碟子中间,四围点缀一圈用辣椒丝、裹荷丝制成的花瓣,望上去活色生香如大红大绿的年画,有说不出的朴实和美艳。

新人洞房花烛相看两不厌,诸食客吃荤茹素啤酒以小菜佐喷香大米饭,各有各的俗世欢喜。

**腌菜煨豆腐**

冬天是用来煨的,十几年前我这样写。

冬天是用来煨的,十几年后我还这样写。

江淮之间的冬天,多雾,多雨雪,也多阴天。除了温暖的棉被,最可意者莫过于火锅,可以用来煨火锅的食材实在太多,荤的如山羊、野兔子、鲢鱼、三鲜、黄牛、毛鱼,素的如菠菜、粉丝、干菜、茄子、韭菜、茼蒿、茼蒿、茼蒿、茼蒿,轻易可以数出百十种。

我最爱腌菜煨豆腐。腌菜,确切地说是腌菜叶。深冬晴日,晚松茎秆肥白,叶子娇绿,砍下来洗净,摊到山坡上晒到半蔫,再码齐切细,加上生姜蒜子腌到陶制菜坛子里,过一周时间打开封盖,香芬袭来简直要人命。清炒也可,凉拌也可,煮粥也可,做包子馅也可,用来煨豆腐则得其所哉。

要土法制作石磨点卤的豆腐,颜色雪白略黄如老和田玉,闻之豆香浓郁,口感细腻绵绸。切成边长约两厘米的正方形,加入腌菜叶,再加炒到半熟的猪肉,以及蒜、姜、蚕豆酱、朝天椒,放砂锅里炖一个小时以上,直到菜叶黄烂,豆腐泡松布满气孔,沸汤红艳淋漓,再到菜园子里掐几根小葱切碎后放进去,即可举箸开吃。腌菜叶极酸爽,豆腐极松软,其汤辛辣甘香,不消片刻鼻尖冒汗,四肢舒朗,胃口大开,头发丝里热气蒸腾,以为

**隐居的南北之分**

淮阴师范学院教授 张强

沧浪之水浊兮,可以濯吾足。”屈原不听渔父的劝告,跑到汨罗江自沉了。这一沉不要紧,大家纷纷祭奠,赞赏他忠贞不贰,至死不渝。

江湖太小,大海辽阔,当看到无边无际的大海时,人们又有了隐居大海的念想。孔子周游列国,处处碰壁,萌生了隐居的念头。他感慨地说:“道不行,乘桴浮于海。”为了到海上隐居,人们展开想象,编出了三神山的传说,方丈、蓬莱、瀛洲成了仙人居住地,成了极富传奇色彩的隐居地。

后来,南北隐士文化合流,出现了“渔樵”这一新词。一曲“白发渔樵江渚上,惯看秋月春风。一壶浊酒喜相逢。古今多少事,都付笑谈中”,激动了无数的士人。在他们的眼中,山林和江湖是宁静,是致远。

很快,“渔樵”不新鲜了,人们又关心起朝市之隐。据说,严君平隐于成都市井,每天摆摊算卦,只要卦金够一天生活,便回家诵读诗书。后来,严君平收了个学生,这就是汉代的大学家、大辞赋家扬雄。

严君平的行为得到了士人的赞赏,可是,真心学习的,却少之又少。原来,士人受挫时虽可萌生隐退之想,但胸怀天下却是不变的追求。更



一户安徽人家的一桌家宴。视觉中国供图